

简嫔

红 婴 仔

你出生时，
那些奶嘴——



我曾经企求过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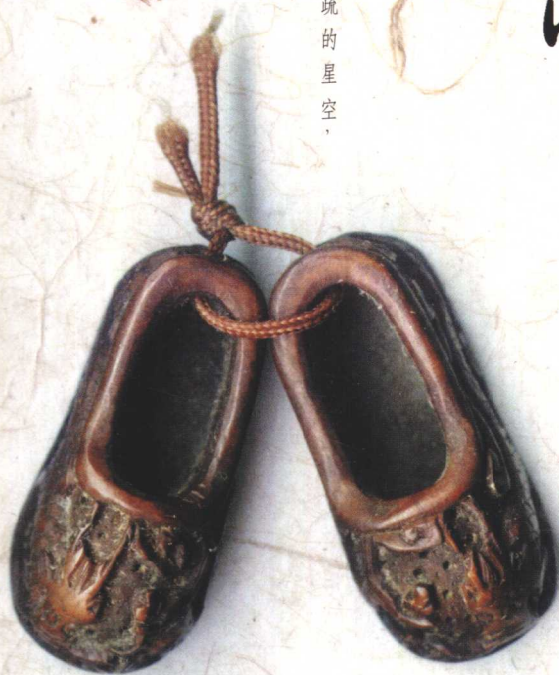
在暗夜归家的路途上，抬头仰望愈来愈稀疏的星空，

或倚着山崖老树，

眺望闪烁的万家灯火时，我是否曾低下头，

诚心诚意的祈求：

给我一个可以靠岸的人，给我一个婴儿。



一个女人和她的育婴史

大眾文華出版社

簡
述

紅 嬰 仔



红 婴 仔

简 嫔 /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婴仔/简媾 著.

-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10

ISBN 7-80094-827-7

I. 红…

II. 简…

III. 散文-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6114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1999-2807

策 划:汉霖文化

责 编:张玺 卢昌五

封面设计:王 斌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天津市蓟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数 172 千字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天津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9.50 元

重如鸿毛

——自述创作之路

简媾

文学之于我，难分难舍。它在我的人生境遇最坏之时降临，却带我往最好的方向走。这么说吧，好比有恶人趁我不备，咻咻射来二箭，正中我背，我理应扑地而亡，却幸运地投入文学怀抱，它调教我，传授抽骨生肉之秘，硬是把那二箭围成一对翅膀。

天底下报仇雪恨之事，痛快莫过于此。

虽这么说，要我写自己，则一点也不痛快，反而几近痛苦。想起小学、中学作文课，老师们不知是中邪还是教师手册明文规定，老喜欢出“我”，黑板上写一个大大的“我”字，老师笑咪咪地问：“有没有人不认识这个字呀？”答案当然是没有。接着还用问吗，一屋子学生埋头与“我”缠斗，那老师则悠哉悠哉地在讲台边桌上批改作业簿或滚盘算账，核对家计收支，或倚着走廊墙壁与隔壁班老师窃窃私语，或干脆抖出一块布铺于桌上，持一剪，忽左忽右挪步，咔嚓咔嚓当场做起裁缝。

通常，写完姓名、出生地、排行与“父母健在、家中务农”之后，这篇文章我就作不下去了。中学时，我心生一计，跟隔壁桌同学商量——当时，她嘴咬原子笔头，两眼茫茫无神，一副不久人世之貌。我说：“我帮

你写‘我’，你帮我写‘我’，怎样？”她没弄懂，我解释：“哎呀，就是我写你、你写我啦！”她有点懂，回说：“可是老师出的题目是‘我’又不是‘你’！”我傻了，当下有那么一点觉悟，还是自己最了解自己，自己知道自已的意思，自己才能帮自己的忙！

这觉悟到现在还算数。只是，在文学沙场上南征北讨，日子久了，别有一番吊诡的体验。现实上，披戴一副发育不全、瘦小得可悯的身躯，牢记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码、户籍住址的“现实我”，一贯是清楚明白的。可是，进入内心世界，你问我“是谁”？答不上来，也不知该叫哪一个“我”答复？那世界有神有魔，故不归神治、不归魔管。

是以，我几乎不回头看自己的文章，不是刻意这么做，是压根儿没欲望。书一出，心神即已远离，那书便成为无主孤儿似地，在书市人海中浮浮沉沉；存，是它的造化，灭，乃亘古以来的天理。勉强喻之，内在世界有“众我”居住，一我写一书，书成，那“我”便瞑目。所以尚存之我才寡情至此！

这么做的好处是没包袱，得以创格变新。写作，跟庄稼渔猎之事有点儿吻合，钓鱼以竿、猎鹿以箭、耕地以锄，为不同的题材寻找最锋利的表现方式应是创作活动里极迷人的部分。十多年来，我试过以典丽繁复的词藻与怦然心动的情怀歌咏青春时代（《水问》），磨练出一种空灵文字与境界，渲染佛义、演绎世间之缘起缘灭（《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又刻意溶解闽南母语于中文书写中，捕捉已消逝的农村

风土人情（《月娘照眠床》）。而后在独具魔性魅力的台北住久了，我用《胭脂盆地》纪录都会面目。平日有写札记习惯，身上随时有一小册跟着行走江湖，写久了便积成十几册草札、小品，挑三拣四，即是《私房书》。喜欢喝茶，喜欢到想把冻顶乌龙茶列入殉葬清单的地步，故写了《下午茶》，喝茶岂不是在喝十丈红尘？然后女性议题从地底伏流跃上案头，其实一路的作品处处可见女踪，但真正把它摆在桌上的，要属《女儿红》。我想我是生气了才这么做，气几千年来中国人从结绳记事到敲击键盘发E-mail给南半球、北半球之友人、敌人，怎么女人拥有的东西还是没多大变化？在我看来，女人真正拥有的是她自己的眼泪与经血。

近十年来台湾社会在观念与意识形态上千变万化、突飞猛进。两性平权议题如日中天，哪一个男性敢在女性面前提他那一壶大男人沙文主义思想，不仅会被耻笑，恐怕更会遭到围殴。这是好事，蹒跚学步永远不嫌迟。然而，在女性书写上，我走的路子仍是潜入内在去揪出瘀伤与痛楚，唯有自疗，女性才能做自己的主人。《红婴仔》是写得最烽火硝烟的，一面裸抱幼婴一面探问“孕育”在女性生命里到底占了多重？我深深感触于“转化”的重要，女性要有一种能耐，把现实层面的经验转成自身资源，藉以壮大自己。跟牛羊学一学，把草吃进去，把肉长出来。

写了十多本书，往下有什么愿景？一时说不

清。每一本书是一块砖的话，一辈子下来，到底留了一堆砖头还是一间砖砌的房子？系乎才赋，这跟得奖多寡、畅销与否无关。不过，有一点是确信的，我认为一个作家不管一辈子写了多少书，都应在写作生涯末期时自行砍杀，只留下三分之一作品。换言之，若写了九本，只应留三本，另六本绝子绝孙。“著作等身”绝非好事，不独虐待莘莘学子，更可能戕害一棵正在跟野蝴蝶打情骂俏的树。

古埃及人信奉的众神里，有一位叫马特(Maat)，乃掌管真理、正义与法律的女神。她的头上佩戴羽毛。当人死后至冥府，心脏必须秤重。马特便将她的羽毛置于天秤另一端，以秤出那人心脏的重量。

我喜欢这羽毛。文学即是这根具有大重量的羽毛，它或许补不了天，填不满龟裂的大地，但它恰恰好足以秤出一时代灵魂的重量。

执是之故，我仍乐于当这羽毛上因阳光而闪亮的尘埃。

一九九九年八月三日

简媜 1961 年生于台湾宜兰
县冬山河畔，台大中文系毕业，
曾获吴鲁芹散文奖、时报文学
奖等。是《台湾文学经典》最
年轻入选者。也是台湾文坛
最无争议的实力派女作家。著
有散文集《水问》、《只缘身在此山中》、《月娘照眠床》、《私房书》、《下午茶》、《梦游书》、《胭脂盆地》、《女儿红》、《顽童小番茄》等十余种。

她的作品不依赖绚丽的外表
和各种包装，实实在在地靠着
自己的文学才华及对生活的热
爱，在台湾文坛创造了一系列
不容置疑的文学成就。

策划：汉霖文化
责编：卢昌五 张 玺
插图：简 媜

简介

新作《红婴仔》是作者蓄意贴近育婴实况而写的散文记录片，详述自己初为人母的忐忑心路及亲手抚育新生命过程中各种兴奋、惶恐、期待及挫折的心情。

作者以其优美、慧黠的文字，一方面忠实记录新生儿的成长过程、传达颇具实用性的育婴心得，另一方面“密语”系列则潜入私密的内心世界，追溯生命源起，见证女性角色的锻炼历程。写出了一个女人现在与过去最诚恳的对照，也给夹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女性指出了一条可能的新路。

请留意即将出版的简媾作品：

- ∴《水问》
- ∴《只缘身在此山中》
- ∴《私房书》
- ∴《下午茶》
- ∴《女儿红》

ISBN 7-80094-827-7



9 787800 948275 >

装帧设计



通道工作室 / 王 斌

目 录

重如鸿毛——自述创作之路 / 1

楔 子 / 1

密语之一

一张喜帖 / 5

孕 / 6

旧衣新婴 / 9

密语之二

细胞对话 / 13

密语之三

怀胎九月 / 22

密语之四

想像我们躺在暖暖的海洋里 / 33

密语之五

泪 / 54

喂食困难 / 55

密语之六

你的名字里有追寻的力量 / 63

坐月子 / 67

婴儿崇拜 / 74

掉脐 / 94

婆姐母 / 96

蚕豆宝宝 / 102

弥月 / 105

密语之七

铭印 / 122

密语之八

悠悠扎 / 136

密语之九

收涎 / 151

密语之十

断奶 / 157

密语之十一

大脚小脚丫 / 165

营养粥 / 171

密语之十二

尾随一只爬虫 / 183

古早古早,一支螺丝绞 / 188

密语之十三

食婴之岛 / 195

密语之十四

病 / 207

密语之十五

大小窝 / 221

周岁 / 227

密语之十六

账簿 / 243

父子脐带 / 248

小野蛮人 / 255

做牛做马 / 263

密语之十七

妈妈手掌股份有限公司 / 282

赤豆刀 / 293

密语之十八

两周岁 / 305

后 志 / 312

——关于《红婴仔》的几则遐想

简嫔创作年表



楔子

我需要一杯红酒或一截腌得恰恰好的“想像”，才能安抚世纪末狂潮里突然转向的人生所带来的惊吓。然而，当红酒佳酿因名流雅士歇斯底里似地搜购珍藏而一瓶难求的此时，我只能仰赖自己的想像力以获得镇定。然后，开始回想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从前，不！不久以前，有两个翘班的神躲到盆地边缘仅剩的一处树林里野餐，一个因正在塑身只吃花朵，另一个是水果信徒，只吃果子。他们聊着天庭里

的恩怨情仇及自己辖区内的八卦新闻,诸如某某某最近对我不甚恭敬,某某某今年犯桃花……之类的琐事,没多久也就聊完了。但两神意犹未尽,谈兴正如一口热灶,干脆把世间男女这本大账册翻出来聊一聊,就这样,他们聊到我身上。

他们怎么编派我都不打紧,反正闲聊又不会出人命。但要命的是,他们居然像美容院里的大婶婆、姑奶奶一样,没多久就锁定我的婚姻问题全面清查起来。

“你知道吗?她常常发誓不结婚!”吃花的那一个说。

“这样不行的,”吃水果的那位很优雅地吐出桃核,加重语气:“这样子是不行的!”

他那充满不以为然的口吻,并非认为不结婚是不行的,而是发现一个常常发誓不结婚的女人却又多管闲事去主持别人的婚礼(四次)、替人家的小婴儿命名(七个),言行不一致得让他生气。对守旧、顽固的这位老神而言,这种行为让它看不下去了!

“嗯,时候也该到了。”吃水果神闭目沉思。

“什么该到了?”吃花的问,他正在塞第六十六朵桃花。

吃水果的没搭腔,兀自仰首眺望晴空。那时,两万尺高的云端上正有一架从美国飞至台北的波音七四七准备降落,里面坐了一位甫结束十七年异国生涯、

正在思索概率问题的数学家。

“嘻！是快到了，”吃果子神突然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我要送她非·常·特·别的礼物！”

吃花的一愣一愣，搞不清楚状况。但他明白他的同伴正襟危坐、垂目默诵乃正在兴风作浪、施展乾坤大挪移法之故。他吓了一跳，相识几千年来，很少见他动用这么大的气力，这可是不得了的事。等果子神悠然一醒，吃花的急猴猴地问：

“你送她什么宝贝啊？”

果子神抚掌大乐，附耳说：“三个月内，她不但有丈夫，而且，肚子里还躲一个婴儿！”

两神齐声笑倒，在地上打滚、竖蜻蜓。

我确信，当两个老家伙在我的“元神”上动手脚时，我正在跟同事大吹大擂婚姻与生育如何戕害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现代女人，依照往例，慷慨激昂到想要揍人的地步。

【密语之一】

然而，我曾经企求过吗？在暗夜归家的路途中，抬头仰望愈来愈稀疏的星空，或倚着山崖老树眺望闪烁的万家灯火时，我是否曾低下头，诚心诚意地祈求：“给我一个可以靠岸的人，给我一

个婴儿。”

路过的风整了整袍袖，把语句荡入微眠中的神的耳朵。